

随书赠送「雍佑」试读

历经三百年的缠绵，
只为你我心底刻上
最执著的爱恋

临潼

凜冽◎作品
YISHANG



新世界出版社





怡穠

凜冽◎作品
Y I S H A N 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怡殇 / 凜冽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04-2121-1

I. ①怡… II. ①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982号

怡殇 (全二册)

作 者: 凜 冽

责任编辑: 陈 琼 杨韦倩

装帧设计: 视界创意

版式设计: 唐晓林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张: 29.2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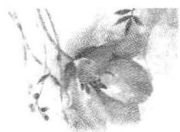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04-2121-1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袁拾陸

番外

往生篇

在这个人生的分水岭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往

储秀宫西配殿耳房

“雅柔，我好不容易得了空来寻你，怎么见了我就跑呢？我有好东西给你留着呢，你看。”十二阿哥一头说一头跟着前面忙碌的人儿。狭小的空间里转得一阵头晕目眩之后，终于不满地一把攥住雅柔的手，带入自己眼前：“跑什么？见了爷就这么没点耐烦？”

雅柔顿时臊得满脸通红，急忙甩手退开：“这院子里人多眼杂的，十二爷是安心要了奴婢的命吧，这么拉拉扯扯。”

“怕什么，到了这，额娘不管我，谁还管得着我？正殿那主子自然不会来过问的。你看，这景泰蓝的镜盒可好？外面看着普通，难得的是里面内有乾坤。”十二阿哥打开那个巴掌大的小镜盒，里面是长约寸许的两把香木篦子，齿对齿凑成一个椭圆，背上各自雕了并蒂莲花一枝，枝叶绕于齿缝间，栩栩如生，雅柔看得又惊又喜。

十二阿哥就势放进她手掌心说：“我知道你自来就只喜欢这些精雕细琢的新巧物件，这个东西可是我央求了老十四好长时间他才让给我的，老十三也看上了呢。”

雅柔这才回过神来，连忙扣上掷回他怀里：“奴婢受不起十二爷这样重的赏，求爷可怜奴婢，快些离了这里吧。”说完就往外跑，不想还是被十二阿哥捞了回去，又急又怕。十二看了她的表情心下也不忍任性了，只得说：“好好，我再说一句，你阿玛晋了兵部尚书，想来嫡福晋的名分无论如何也配得上了，等着我打古北口回来，你等着。”十二说完，转身出门去了，留下雅柔捧着那个镜盒独自发呆。

御花园浮碧亭畔

两个身着同样宝蓝色便服身材修长的男孩站在池边闲聊，各自把玩着手里的折扇，时不时开怀大笑一番。谈笑间，其中一个看向堆秀山处，另一个顺着看去，忍不住问：“十三哥，看什么呢？”

十三摇摇扇子：“那个不是十二哥嘛，还没见过他这么匆匆忙忙得连个人都不带。对了，前两天那镜盒的‘仇’我可还记得呢，嘿嘿，老十四，你也有份。”

“得了吧，哥哥，那个还是劝你别争了，十二哥拿去有大用处呢。等将来新嫂子过了门，少不了你一份谢媒礼。”十四一脸调侃，朝十二停下的地方努努嘴。一个十二三岁的使女从西边小门进了来，手里捧着两件衣服并两本书，对着十二端正地行了个礼，然后笑着把东西递给他，眼神柔和。

十四笑说：“看见了吧，那是十二哥的心尖子，指不定哪天就要咱们叫嫂子了呢。”

十三慢慢把扇子合上：“这丫头我在家宴上见过，长相一般，没想到十二哥竟然上了心，她是誰家的？”

“怎么你不知道？她就是马尔汉的闺女。”

十三皱眉想想：“马尔汉？哪个马尔汉？”

十四大翻白眼：“还有几个马尔汉？刚刚晋了尚书的，皇父整天不停嘴地夸，你怎么忘了？”

“哦，马尔汉！就那个整天绷着个脸的马尔汉？他居然生得出这样笑眉笑眼的姑娘？难得难得，看来弥勒佛也有看不过眼充一回送女观音的时候。”十三歪着嘴感叹。

十四笑得极没形象：“我说十三哥，只怕全京城也再找不出一张比你这更缺德的嘴了！”还没笑完，十三的扇子就敲上他的前额：“什么话，以后四哥再拿你垫喘儿你可别来找我，我再不管你。”说完便走。

十四跟在后面作揖：“好哥哥，兄弟赔个礼，以后还指望哥哥担待呢。”

两人渐渐往南走远，出园门前，十三不觉往堆秀山瞄了一眼，摇摇头：马尔汉的女儿，唉，我的镜盒。

紫禁城西一长街

“奴婢给十三阿哥请安。”雅柔稳稳地行礼。

十三上下看了看她：“你是哪个宫里的？”

“回十三阿哥的话，奴婢是储秀宫定嫔娘娘房里的。”

十三低低身子，试图看看她的正脸，嘴里还问：“那你可见得着十二哥？我这有个帖子要交给他，你若见得着就拿了去。”

雅柔略抬起头回道：“十二阿哥并不常来，奴婢不敢误了阿哥们的正事，或者十三爷到懋勤殿更便利些呢。”

十三这才看清她的长相，见她推托心里已是有些不满，便板起脸：“我是三头六臂还是青面獠牙，你不能抬起头来说话吗？”

雅柔心一惊，赶紧抬头，看到十三的表情又局促地低下眼去，涨红了一张脸，不知道如何作答。

十三见吓着她了，反而没意思起来，只说：“不是急事，你拿去吧，见着就给，见不着也就算了。嗯，你叫什么？”

“回十三爷的话，奴婢名叫……叫雅柔。”雅柔不自觉搓着袖子边，心里局促不安，恨不得赶紧逃走。

十三什么也没说，掉头走了两步又回过来问：“马尔汉，是你阿玛？”见她慌忙点头连行礼也忘了，倒觉得有趣，一路微笑着回了府。

永和宫正殿

康熙在正座上品着茶，德妃坐在一旁跟儿子们闲聊。康熙笑指着十三、十四说：“德妃，他们两个，念书学问骑射倒都还好，就只有些贪玩，老是不收收心，将来办大事也难免毛躁。”

德妃忙附和：“皇上说的是，想来他们年龄也都不小了，老十三早已分了府，皇上

是不是该给指个福晋了？今年，敏妃的服也就过了，娶个媳妇管一管倒好呢。”

康熙略略思索，自言自语般地说：“十二阿哥也还没纳嫡妻，也罢了，一同指了倒好，朕也省好些个事。德妃，你可有中意的丫头跟朕说说。”

德妃低眉顺眼地说：“皇上只管做主吧，难道还由着他们挑？这几个小爷儿都挑剔着呢。不过妾妃这里倒是有个妥当的丫头，说出来皇上别怪罪。”

“哦？说来听听。”

德妃看看十三：“就是侍郎罗察的女儿菀眉，他们家姓完颜的。这孩子最是伶俐乖巧，妾妃冷眼看去，配十三阿哥这个稳当劲倒是正好。皇上的意思呢？”

康熙陷入沉思，一时犹豫不决。十四阿哥在一旁沉着脸不说话。十三把他的表情看在眼里，心下一思虑，便离坐跪下：“儿子斗胆跟皇阿玛求个恩典。”

“你起来，但说无妨，莫不是，你可已经有了看中的？”

十三仍旧跪着，朗声说：“额娘设想周到，儿子原不敢辞，只是儿子确有中意之人，想求皇父成全，若是皇父生气，请皇父降罪。”

康熙不以为然：“你有看上的就说，降什么罪呢。”

“是，儿臣斗胆，想求皇父将兵部尚书马尔汉之女雅柔指给儿臣。”此言一出，在座的四阿哥和十四阿哥皆是一惊。见康熙不解，十三又说，“她是储秀宫的使女，跟随定嫔娘娘身边，儿臣在年下家宴上见到便留了意，因此现在厚着脸跟皇父求旨。”

康熙愣了片刻便哈哈大笑：“果然是长大了，你也真够可以的，扪摸媳妇都扪摸到定嫔那里去了，倒叫你额娘白给你操了心。也罢了，既这么的，就把马尔汉的女儿给了你。德妃，你喜欢的那个菀眉，就给了老十四吧。老十二等他回来再说。”德妃点头称是，十四闻言，眼睛亮了亮，转而看见志得意满的十三，仍然是皱了眉头。

紫禁城东一长街

十四跟在身边不停地道：“十三哥，这下你可真是捅了十二哥肋条上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十二哥心尖子上的人，你怎么能要了去？”

十三大踏步地往前走：“今天不是赶到这个当口儿上了嘛，十二哥喜欢的，我为什么喜欢不得？再说了，我是帮了你呢，那个菀眉你不是惦记大半年了？”

十四偷着脸红了红，支吾起来：“又扯上我做什么，我是说……”他还没说完，一直跟在后面的四阿哥接了过去：“没错，十三弟，这事不地道，何苦为个女人得罪了老

复平静，再扯，再平静。她计算着时间，终于在完整回忆了所有之后，慢慢将大红的袖子拉开，露出雪白的腕子……

“十二爷的心意，奴婢今生半点也不能回应了，倘若有来世……胤禔，小柔先走一步。”紧咬住下唇，默念千百遍那个梦里的名字，心痛远大过于伤痛。当刺眼的红色一滴滴落下，浸染，眼中的影像也慢慢飘忽直至消失不见。

数年后

十三阿哥府

雅柔窝在胤祥怀里，任由他把玩着自己的右手，大拇指摩挲着那道亮白刺眼的疤痕。胤祥有些闷闷的，忍不住用下巴推推妻子的额头问：“现在知道后悔了吗？”

“都说了记不得了嘛，哪里知道什么后不后悔的。”雅柔瘪着嘴抽回手，“不过落下这么一道真是够难看的。”

胤祥拥紧她，想用这种宠溺的姿势来缓解心中的不安，嘴张了张，最终还是只叹了口气。

“怎么，你后悔了？”雅柔抬起脸看他。

胤祥低头看着她眼波里的光彩，突然一个翻身把她压在下面：“十三爷我什么时候做过后悔的事！”

十二阿哥府书房

“咚，咚……”十二阿哥的手指一下下敲着桌面，外面天很黑，屋里没有点炭盆，有些寒冷，连十二一直紧握在手里的镜盒都无法沾上一点点温度。十二福晋从后面抖开一件袍子给他披上，轻声说：“爷，天寒了，早些安置吧。天天这么在窗根儿底下坐着，受了寒可怎么好。”

十二阿哥反手拍拍她：“好，你先去吧，我这就安置。”

福晋转身走到门口，出门前留下一句话：“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十二阿哥猛地攥紧手中的镜盒，长吁口气：今生已过也，结取来生缘……

他眉头舒展开，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回答：“我自然好得很，谁敢让我不好呢？”说着脸凑过来，微笑着，“从来不知道你胆子这么小，不过放只看门狗就吓得饭都不吃了？”

我愣住，他未达眼底的笑容看得我寒毛都竖起来，声音有些结巴：“原……原来你知道啊。”

他眯缝起眼睛：“呵呵，瞧你这话问的。要是不叫我知道，这戏，不就白唱了？”他伸手抻了一条被子给我盖上，顺便扭过头掩饰一点点落寞的情绪，“其实，他也太小心了呢。”

“换了是我，我也未雨绸缪，再说，焉知不是老爷子授意的呢？”我不想他在这个时候对新皇腹诽，只是四爷处事的缜密也着实令人心惊。这时给个下马威再加以恩宠，吃定了胤祥是那种光记得吃过甜枣不记得打过巴掌的人。就不知道，他是一直这么半信半疑下去呢，还是终究可以倾心所用。反正不管怎么说，胤祥这个风火轮儿算是踩上了，都看得见他平步青云，谁知道他脚心也烫得慌呢！

胤祥对我摇摇头：“如果是老爷子，绝对不会派年羹尧。这个奴才居心叵测连我都看得出来，早好些年前，就有人参他谋反呢！”

说到这，秋蕊把羹送了进来，胤祥接过就打发她出去了，端在手里执意要喂，我也不跟他争。只是勺子递过来的时候，心里却仍旧有阴影，不自觉就躲了一下。胤祥先还有点愣，继而把勺子收回去自己喝了一口，重新舀了递过来。我眼睛盯着他，嘴里机械地喝着。

记挂着刚才的话，我又说：“其实不过是我这人惜命，才疑神疑鬼的，这个节骨眼儿上想那年羹尧也不能怎样。”

胤祥阴了面孔：“你哪里知道，那奴才狂悖得越发不像话了。这几年，他连老十四的脚底下都敢使绊儿，若是他安心要我兄弟反目，最直接的方法……”他顿住，闭上眼手揉着额头。

“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杀了我？”我接过话头，“谅他不会这么想的，我只是个女人家，十三爷纵然宅心仁厚，也不至于因这个就不顾祖宗江山了。”饭菜下毒并不见得是我臆测，但是我不想把我自己当成软肋时时掣胤祥的肘，我想年羹尧也不过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万万不敢明着动我的。

胤祥想了想，突然大笑：“我记得早好些年皇父就问过我，若是有一天皇位唾手可得，但是要用你的命来换，问我可换，现在竟然对上了。”

他点头，竟然真的沉沉睡去。我缩了缩身子，心脏止不住的战栗：胤祥，我也怕，我也吓得魂飞魄散。我不怕死，可我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即使有一天真的非要取我的性命，我也要你看着，我也要你知道……

他的手仍旧紧抱着我，呼吸已经平稳，而我却埋在他前襟啜泣至天明。

往年这个时候，紫禁城应该是一片喜气准备忙年了，如今却是这么肃穆。同样是满眼净白，可是这样的气氛远远要比大雪皑皑的时候震撼多了。

乾清宫里一片寂静，没有我想象中排山倒海的哭声，只是隐约能听到一两声啜泣。康熙的梓宫看上去厚重得很，隔着那黑漆发亮的外表很难想象曾经运筹帷幄的人最后就被关在这么个木头盒子里。对于这个千古留名的帝王，我也叫了二十年的皇父，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媳妇聆听他的训示，感受他的严厉，猜测他话里每一个用词和他脸上每一个表情。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可是抱怨的结果却是深刻地记住。这是我第二次在这里失去父亲，尽管这个父亲是皇帝。

一阵口哨声，有门口的小太监拍了拍手掌，众人立刻比方才更加恭谨。不多会儿，一身缟素的新皇雍正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八贝勒和胤祥——不，现在，应该是允祥了。尽管我十分厌恶这样的改法，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雍正走到最前面的黄垫子跪下，八爷和允祥紧随其后，小太监递过香，三人执香叩拜，我们跟在后面的人也只得再次叩下头去。

拜毕，雍正便传令叫众人散去，而后走到我跟眉儿跟前，说：“皇额娘身子不爽，朕不能时常陪伴左右，劳烦两位弟妹留在宫中侍奉汤药。今日尚未册封，缺什么，还是跟你们四嫂说。”他的声音语气依旧平和，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除了那声“朕”在提醒身份以外，其余都给人错觉，以为他还是四哥。

我赶紧行礼，口称遵旨，苑眉却仍然在一旁发呆，我使劲拉拉她，她才开口：“臣……臣妾遵旨。”话虽然没有问题，可我还是听出了一点不对劲的情绪。雍正点头走了，允祥跟着转过身，走的时候悄悄把手背在身后，对我比了两个字：“十”和“四”。我走在路上一直琢磨着意思，不觉在心里摇头，这个人尽打这种哑谜，要不是我还记得些前因后果，他怎么就知道我肯定能明白？

刚踏进永和宫，就听见德妃有些变调的声音：“是不是雅柔和眉儿？快叫她们进来！”

我跪下去：“臣妾给皇太后请安。”等眉儿拉住我的时候，这句话已经说出去了，而德妃手里的茶杯也随着应声落地。

“你……你是来看我还是来呕我的？”德妃瞪着眼，浑身哆嗦。我惊恐极了，才多久未见，她竟然老了这么多，头发灰白，眼窝深陷，眼睛里干涸无光，配上煞白的嘴唇和脸色，还有这身素白的行头，活脱就是一个久缠病榻的贫家老妪了。

“我知道，老十三如今得了势，你便也跟着他们一条藤儿了，显见得我白疼你一场，隔了一层果然就是白眼儿狼！”任谁听见这样的指责都不能不心酸，更何况这样的德妃是我从未见过的，记忆里她总是带着母性的慈爱面对每一个晚辈。我心里一痛，止不住掉下眼泪来。

眉儿见状赶紧跪下：“额娘息怒，额娘保重身子要紧，十三嫂多日没曾进宫了，只知道循着礼数来，不是有意冲撞额娘。”说完还拉拉我，我只觉得委屈，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时间就这么僵住了。

德妃叹了口气，眼泪顺着她腮边的皱纹画下轨迹：“罢了，都起来吧，从今儿起都给我记住，这什么皇太后的话，在这永和宫都不许给我提！”

门外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皇额娘怎么忘了，这永和宫也是皇宫里面的地界儿呢。”



袁拾捌

忿 憾

子欲养而亲不待
树欲静而风不止

听到雍正说话，德妃刚刚平息的脸重新布满愤怒，不只是愤怒，甚至……还有点厌恶？我几乎不敢确定地看看她，和眉儿仍旧跪着，顺势请安。

雍正看看我们：“起吧，额娘大概不愿意看这样的礼，两位弟妹且请别处坐坐，朕有些话，想来回禀皇额娘。”

眉儿不说话，反而倔强地看着德妃。这个动作让我吃惊不小，一把拽着她踉跄着跪了安，出门去了。一路跑到后面同顺斋门前，四下无人，眉儿终于挣开我抓着手，无声地瞪着我。

“你也要指责我吗？说我跟他们一条藤儿？”她的不对劲我都看在眼里，我决定问问清楚。

“不对吗？干什么要逃出来？额娘的身子岂能容得了这般气恼？额娘不发话，你怎么就忍心走？你……”她的情绪渐渐失控。

“够了！说你自己，别拿额娘来说事！”我皱着眉头打断她，“额娘与皇上是母子，常人母子要私谈我们都没有理由留下，更何况是皇上？皇命岂可违？”

她突然眼圈通红，手按着胸口，努力平息了半天才语带讽刺地苦笑着说：“皇上？

皇天后土都看着呢，皇上？名正才能言顺，这里原本就应当……”

她的话被我一把捂在嘴里，四周看看没有人影，我才说：“让我告诉你，这世上没有应当应分的事。志在必得的结果往往只能给自己招来祸端，拜也拜过了，喊也喊过了，皇上就是皇上。”

眉儿突然抱住我的肩，在我耳边说：“十三嫂，我心里堵得慌，我替他不干，我肯定皇父有这个意。这两年支持他在那苦不堪言的地方打仗的，就是这个念想。没了皇父，没了念想，要他怎么活，要他怎么活呀？”她泣不成声，虽然压着声音，还是听得我一阵阵心凉。

“好眉儿，十四叔怎么活，就靠你了呀！同在悬崖边，你是拼了命不让他滑下去，还是推他一把再跟着一起跳呢？”扶正让她看着我，“你说我跟十三爷一条藤儿，你说对了，如果我不跟他一条还去找谁？眉儿，从万般荣宠一落千丈的滋味，我比你更知道，别再说皇父原本怎么怎么，那都已经过去了。等十四叔回来，除了了解他，你什么都不该做。”

其实劝了这么些都并非是我愿意替雍正说话，那几天的惊魂也曾经让我对这位多疑的新皇腹诽不已。但我知道这一切的注定，虽然不明白精明一世的康熙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混沌的局面，可一切既成事实，任何人都只能学会适应。

说完这些，眉儿想要一个人待会儿，于是我便离了她独自回去，本想从殿后绕过去，没料到一路胡思乱想竟然走到了正殿稍间旁。瞅瞅门口没有小太监，我又想从前面过去，进退犹豫间，里面的谈话声清楚地传进我耳朵里。

“儿子请皇额娘移居宁寿宫，以显皇太后名定。”这是雍正的声音，已经带出一点颤抖，显然刚才谈得并不愉快。

德妃不像刚才那么激动了，很平静地说：“我没打算定什么名，住惯的地方凭什么要我搬？”

一阵默然，雍正叹息一声：“额娘这样对待儿子，就很舒心了吗？”

“凡事有因必有果，这里没有别人，你且跟我说实话，你皇父可有一言半语说是传位于你吗？”德妃带着哽咽质问。

“那儿子也大胆问额娘，皇父可曾有一言半语说要传位给十四弟了吗？额娘那些捕风捉影的说法儿子不想听了，朕现在是皇帝，请额娘记住！宁寿宫的事随额娘高兴吧，也请额娘保重身子，儿子告退！”雍正显然要离去，我便往檐柱后躲了躲。

“我问你，”德妃叫住他，“若不是你心虚，为何不让我看上你皇父一眼就匆匆入殓？我大清皇帝的丧仪岂能如此草率？那些说法绝非我捕风捉影，凭你是谁，我只不承认你，你也奈何我不得！”这句话听得我不禁捂住嘴，原来亲子间也可以成见至此。

一阵默然，雍正寒冷不带一丝温度的声音震彻整个永和宫：“从朕小时被皇父说成‘喜怒不定’开始，朕就学着修身养性，看淡爱憎。可是谁也不知道朕还有个恨而永不能释怀的人，那就是额娘！”话音一落，一阵脚步声传出，我赶紧躲回小门后，好半天后才又回到正殿。

德妃呆滞地坐在榻上，看不出情绪，看见我，她扯了扯嘴角，突然直直地向后倒去。

正殿里一时间一片哭声和忙乱的走动声，德妃牙关紧咬，不省人事。眉儿死命掐着她的人中，我坐在一旁搓她的手脚。两个人全都吓得惊慌失措，直到四福晋忙忙地带着太医赶来，我们才互握着冰凉的手，等待消息。

“回各位福晋的话，娘娘是一时气迷了心窍，臣在几个穴位上用了针，已无大碍，只是娘娘本来就有心悸头晕的毛病，千万不能再激动气恼了。除了原来安神的方子，臣再给加添黄芩、枝子两味，早晚煎了各服一次就好。”

送走太医，四福晋转头听听里面的德妃没动静，便悄悄对我们说：“趁着额娘没醒，我还是赶紧走了，额娘现在连我也是不愿见的。心病还需心药医，皇上那头我再劝劝，额娘这边还是交给两位弟妹了。”

眉儿低头半晌方抬眼说：“既是谈不拢，何不让额娘眼不见为净？偏居这永和宫一隅又有何不可？”

“糊涂！这话也是你说得的？哪有不劝和反劝散的道理？额娘注定是太后，皇上的决定如何可以质疑？”四福晋明显恼了。我赶紧把眉儿挡在身后，对四福晋说：“请四嫂放心，我们一定尽心服侍开解。”我把手背在身后使劲握了握眉儿，四福晋终于不再说什么就去了。

眉儿兀自回去守着德妃，外面小太监来报说允祥来了。我迎出去，直接拉他到偏殿说：“这会儿睡着呢，你还是别去了。刚才闹得好吓人的，娘娘已经把你们都看得一气了，估计对你也不会有好脸色。”

允祥握住我的肩，上上下下地看：“那你呢？有没有受了委屈？”

“委屈肯定是有，不过性命还是无碍的，本福晋是何等的‘乖巧懂事’？我这棵草既然都被栽上墙头了，自然哪边风大就顺哪边了呗。”

他好笑地看着我：“行了行了，好不容易见了，我可不听你胡言乱语。尽心服侍是要的，只是也不要劳累了自己。”他把我的手贴在掌心，“还好，手这会儿倒是不那么凉了，用得惯的东西还缺哪些，我叫人送了来？”

我有点酸楚，眼睛盯着他的纽襻：“你夹在中间也不好做得很吧？娘娘这个态度尚且这样，别人我更想得到，你今日比的那个‘十四’是什么意思？十四叔要回来了吗？”

他点头：“已经召了他回来，只是皇上的心思我还看不明白，一时也不安得很。论固执，皇上绝不输给德娘娘，倘若这么一直僵下去，老十四回来就有大麻烦了。一头我要防他，另一头我还得想法保他，你说怎么办？”

我听了这句话不禁感慨，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眉儿、德妃和皇上、四嫂，看来我和允祥这一对同命夫妻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雅柔，想什么呢？我这可就要去了，里里外外还好些事呢。”他晃了晃我的手。

我轻轻环住他的腰又马上放开，说：“我想回家。”他笑着回拥了我一下，走了。

德妃从那天起就沉默寡言，除了服药进膳以外几乎就不张口。雍正每日晨昏定省从不疏忽，只是就在殿上请个安完事，母子俩再也没有正面交锋过。允祥还是偶尔借着请安才能跟我说上几句话，其间我回府几次也没碰见他。眼见他日渐消瘦下去，我忍不住开始恼恨这样的生活，每当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掏出“风雨同舟”，让它的馨香萦在我周围。

到了年底，闻听十四回来了，却未见他进宫。我们一直瞒着不叫德妃知道，直到除夕前眉儿回了府就再也没有回来，德妃才觉察出几分。过了年就是雍正元年了，所以这一个除夕忙碌又寂静，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跨越了这个子时，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呢？

尽管我很想念往年和孩子们济济一堂的感觉，却仍然没有回府，而是陪着德妃在这个冷清清的永和宫守岁。德妃斜靠在榻上，脸色好了很多，幽幽地对我说：“雅柔，大过节的，单叫你可怜见儿地来陪我这老孤拐，夫妻不能团聚，额娘于心不安呢。”

我手里给她布着小菜，笑说：“额娘说哪里话，早些年不都在宫里嘛。孩儿亲娘没得早，嫁给十三阿哥这么多年，全指额娘疼着，难得有这样的日子说说贴心话呢。”

我把手里的小碟递过去，她摆摆手，有丫头上来把小几撤了下去。德妃转头深深看了我一眼，制止了我要劝她进膳的话，招手道：“来，你坐过来，今天这样好的日子，额娘就跟你你说两句体己话。”

我把原本坐的软墩挪到她跟前，胳膊拄在榻上听她说：“雅柔，实不瞒你说，额娘自知道日子不多了。如今是个什么情形，你是都看在眼里的，眉儿为什么没回来，我心里清清楚楚的。”说到这她苦笑一下，“你看，老十三不是我亲生的，现如今我能信的能依靠的，却还只有你们两个了。”

我扶住她的手问：“孩儿大着胆子问额娘一句，论理，这话是不该孩儿说的，可是心里就是迷惑。额娘，虽说‘生恩不及养恩大’，可皇上到底是额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谁做了皇帝都是您的荣耀，您何苦执拗呢？”

德妃闭上眼，两行清泪流下来，抖着嘴唇半天才咬着牙说出一句：“他不是我的儿子，他的心从来就不在我身上！”

“额娘又说气话了，招惹您伤心是孩儿的不是。只是皇上对额娘的一片孝心孩儿也是看在眼里，并无半点差池。太医说心病还需心药医，额娘有什么心结，不妨把皇上请来解了呢？”

德妃用手帕不断拭泪：“从他小时与我分离，原本是皇家规矩，违错不得。可是别人的阿哥见到亲娘也都是更添一份亲近，唯独他，见了我就躲开。自来他就以孝懿皇后亲子自居，是佟家的亲戚一律亲厚。我晓得自己出身低贱，也从不苛求他什么。可是孝懿皇后歿后，他回了我这永和宫，仍然是那一副不咸不淡的样子，往往看过去，他还不如老十三跟我贴心。他既不愿认我，我偏疼老十四又有什么错？”她越说越激动，泪水在脸上汹涌，索性都不再擦了，“可你知道吗，他恨我，他为了胤禔恨我！就因为这恨，他拼了命地夺位，先帝那么看重胤禔，又如何会把大位传给他？”

她字字都说得清楚，可我听上去却是那么糊涂：“额娘，孩儿不懂，您相信孩儿，是您的儿子就一定会有是个好皇帝，又焉知先皇不会传位？若没有传位何来黄袍加身？底下人也不会答应的呀。”

德妃突然瞪红了眼睛，昏暗的永和宫里，她的表情狰狞而决绝：“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否则他为什么不敢让我见上先帝最后一面？他心狠手辣像透了那个女人！我不认他，到我死我也不会承认他！”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额娘，您醒一醒，新皇已经登基，一切既成事实了。现在正是聚敛人望的时候，亲娘掣肘，您叫皇上情何以堪？您会害了十四叔的呀！”

她猛地一呆，大哭：“胤禔，禔儿，他怎么了？你说，他怎么了？我的十四儿，他到